

揭秘德阳城名来源：

唐代建置德阳县 实为古绵竹复县

“德阳”一词最早出自马王堆帛书《黄帝四经》：“刑阴而德阳”。西汉置绵竹县，辖今德阳市旌阳区、绵竹两地；德阳建县实为古绵竹复县；今绵竹则为古绵竹分设的阳泉演变而来；“旌阳即德阳”观点系古人附会。

近期，四川德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刘章泽等人完成的科研课题：《从绵竹故城遗址、金土村遗址研究到德阳政区史的重构》相关成果发表，引起人们对德阳历史的关注。刘章泽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结合考古材料研究，课题组对“德阳”城名来源给出了答案：唐武德三年（620年）拆分雒县建置德阳县，实为古绵竹复县，而绵竹之名已为“孝水”所用，故借原广汉郡下辖废县名德阳……



金土村遗址试掘现场

古绵竹去向不明 德阳地名几经变迁

一直以来，从古绵竹、德阳县到旌阳区，德阳地名几经变迁，其历史发展脉络不够明晰，对政区史研究造成极大困扰。

研究人员举例：任乃强、任建新编著的《四川州县建置沿革图说》，专题讨论了德阳、绵竹两县在南北朝时的建置沿革，认为“这是一个情形复杂，异说纷纭，旧资料遗存问题极多，对古今地名位置全未得到适当解决，必须重新考订的最突出的例子。”清代嘉庆版《德阳县志》连用7个“或”来表达德阳政区演变的复杂性：“德（阳）于汉时，为绵竹县地。其后，或

为益州治，或为阳泉，或为阴平，或为茕阳。或隶属广汉郡，或隶晋熙郡，或隶南阴平郡。而德阳之名，则自唐武德间始立”。刘章泽介绍，由于年代久远，史籍诸志不一，德阳政区发展脉络出现较为明显的“断层”现象，古绵竹的去向不明，导致对今绵竹和德阳（旌阳区）前后承续关系的认识不清。元、明、清时期又将晋代旌阳县附会到德阳，更让德阳政区史错综复杂、扑朔迷离。历代地理志、地方志（包括近现代县市志），对德阳政区沿革的认识均存在一定问题，德阳政区史研究成为一本难以厘清的“糊涂账”。

绵竹故城遗址调查 提出“德阳”来源疑问

“其实早在2004年，在绵竹故城遗址的调查与试掘时，遗址时代下限及其去向的疑问始终困扰着我，我们也一直在探寻答案。”刘章泽介绍，2004年，绵竹故城遗址的调查与试掘，揭示了西汉至蜀汉时期绵竹县治所的真实状况。2017至2021年，考古研究人员通过调查、勘探和试掘，确认绵竹金土村遗址为分布面积100余万平方米的大型汉晋时期遗址，综合时代、规模、地望分析，应该是文献所载的阳泉故城。“两处新的考古发现为研究、复原德阳政区历史发展脉络提供了重要线索和科学依据。”2021年，德阳市考古所申报的《从绵竹故城遗址、金土村遗址研究到德阳政区史的重构》纳入2021年四川省文物博物馆领域科研课题。课题以考古发现的两座城址

（绵竹故城遗址、金土村遗址）资料为基础，探讨德阳的政区历史沿革，并指出了历代地理志、地方志有关德阳政区沿革的错讹，对德阳政区史进行重构。

“行政区划变迁多有文献记载，考古学的任务是结合历史文献对发现的遗址进行解读，提供一种新的角度与认识。考古呈现的是一种事实性的历史，但考古也有自身的缺陷，除材料本身的特性外，还受遗址保护状况、考古工作局限等因素影响。”刘章泽介绍，对绵竹故城遗址、金土村遗址深入研究产生的疑问，促使考古研究人员对一些关键性问题进行反思，发现德阳政区史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历代地理志、地方志有关德阳历史沿革多有错讹，与史实严重不符。”

“德阳”最早出自马王堆帛书 建县实为古绵竹复县

在厘清上述问题的基础上，研究人员尝试还原政区设置及其认识过程的历史面貌，结合考古实证材料等，对德阳政区史进行重构。课题组研究认为，关于“德阳”地名的由来，从词源本义到历史沿革一直存在多种说法，并未得到准确的考证。

“德阳”一词最早出自马王堆帛书《黄帝四经》“刑阴而德阳”，本义指“德”在治国中与“刑”的辩证关系。今人所谓“大德如阳”“德政如阳”，则应视为延伸含义，形容厚德载物、崇尚德政等新的城市精神。东汉在今江油东北置德阳县，蜀汉时已移至今遂宁，北周废。

结合考古材料研究，课题组给出了答案：唐武德三年（620年）拆分雒县建置德阳县，实为古绵竹复县，而绵竹之名已为“孝水”所用，故借原广汉郡下辖废县名德阳。今绵竹则为古绵竹分设的阳泉演变而来，并在“绵竹”一名废弃后改名绵竹，也是对古绵竹的一种历史继承。而“旌阳即德阳”观点系古人附会。

目前，德阳市旌阳区启动第三轮修志工作，旌阳区地方志办公室在编纂《旌阳区志》时已采用本课题研究成果，重新修订了旌阳区建置历史。

（据《成都商报》王明平）

青海夏尔雅玛可布遗址发现3228座先秦墓葬

记者近日从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获悉，夏尔雅玛可布遗址考古发掘取得新进展，联合考古队通过考古调查、勘探和发掘，发现该遗址三片墓地共有3228座墓葬。考古专家认为，这是目前我国西北地区先秦时期墓葬数量最多的墓葬群。

夏尔雅玛可布遗址位于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都兰县巴隆乡，是一处既有居址又有墓地的诺木洪文化大型聚落，年代为公元前1500年至公元前1000年左右，相当于中原地区的商周时期。

自2021年起，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联合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对夏尔雅玛可布遗址进行考古发掘。该遗址考古发掘项目负责人杜玮介绍，

2023年度发掘面积500平方米，结合勘探和试掘，确认了遗址的总面积和功能分区。居址区总面积约7万平方米，发现有石（城）墙、房屋建筑基址、（铜）冶铸遗存等重要遗迹。

此外，联合考古队在该遗址发现三片墓地，总面积12万平方米，共有墓葬3228座，现已发掘52座。“目前已发现大量陶器、铜器、石（玉）器、骨器、木器、编织物和人骨、动植物遗存，为诺木洪文化研究提供了大量的实物资料。”杜玮说。

日前，夏尔雅玛可布遗址举行专家现场验收和咨询会。四川大学教授霍巍说：“此次发掘确认的大型墓葬群和复杂的二次埋葬方式，证实了柴

达木盆地的悠久历史，对于丰富青藏高原文明史具有重要意义。”

北京大学教授李水城认为：“该遗址的重要性和学术意义在于，不仅能够厘清诺木洪文化的性质、年代和源流问题，发现的聚落居址和数量庞大的墓葬也是早期人群拓殖青藏高原和文化互动交流的重要见证。”

诺木洪文化是带有青海本土特色的青铜时代考古学文化，主要分布在柴达木盆地及其周边地区。夏尔雅玛可布遗址作为诺木洪文化的典型代表，遗物丰富且保存较好，具有很高的发掘价值。

（据新华社 白玛央措 耿辉凰）